

“后卡里莫夫时代” 中亚地缘政治新变化

——基于乌哈合作的分析视角^{*}

焦一强 陈 烨

【内容提要】 2016年9月2日，在乌兹别克斯坦连续执政27年的卡里莫夫总统因病突然去世，引发国际社会对乌国家走向及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极大关注。随着米尔济约耶夫总统上台执政以及奉行积极有为的中亚政策，中亚出现了诸如地区国家关系不断升温、历史遗留问题趋于解决、地区一体化重启迹象明显等一系列地缘政治新变化。中亚地缘政治新变化很大程度上与地区大国乌哈积极合作的推动作用高度关联。目前，中亚地缘政治发展变化尚处在重塑阶段，未来走势如何仍将面临极大的挑战与不确定性。但是，中亚地缘政治新变化无论是对地区政治稳定与经济合作，还是对中亚地区“一带一路”建设，都已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后卡里莫夫时代” 中亚 地缘政治 乌兹别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 “一带一路” 米尔济约耶夫

【作者简介】 焦一强，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副教授；陈烨，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乌兹别克斯坦（以下简称“乌”）和哈萨克斯坦（以下简称“哈”）分别为中亚地区人口最大国与面积最大国，在地区扮演着政治军事与经济领袖的角色。作为地区两个关键性大国，乌哈在中亚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是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决定地区事务的两大地缘政治力量中心。自冷战结束以来，随着苏联统一空间被割裂及民族主义的复兴，中亚国家间因国家利益诉求、历史遗留问题及

^{*}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俄白哈关税同盟与上海合作组织关系研究”（项目批准号：13YJAGJW002）及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国别与区域研究2016~2017年度指向性课题“在中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机遇、挑战与对策”（课题批准号：17GBQY059）的阶段性成果。

地区大国地位等产生的矛盾与纷争对地区国家关系的影响表现得尤为突出和尖锐。乌兹别克斯坦因位居中亚地理位置的中心而成为地区国家关系紧张的焦点。卡里莫夫时代，由于乌奉行封闭保守的对外政策，哈虽有合作解决地区问题的意愿，但终因缺乏乌积极响应与配合，使得地区重大问题的解决受到极大的限制，因为任何涉及中亚地区事务的重大方案与计划离开乌的参与都是难以实现的。正如有观察家所指出的那样，纳扎尔巴耶夫虽然是地区一体化的积极倡导者，但其建议从未得到过卡里莫夫的支持^①。2016年9月2日，连续执政27年的乌总统卡里莫夫因病突然辞世，其继任者米尔济约耶夫上台后推行积极有为的中亚政策，乌哈关系得到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发展。“后卡里莫夫时代”乌哈加强合作对于促进中亚地区国家间关系回暖、历史遗留问题解决、一体化重启乃至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改变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对中国在中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同样会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一 卡里莫夫时代中亚地缘政治格局中的 乌兹别克斯坦及乌哈合作

（一）卡里莫夫时代乌兹别克斯坦与中亚地缘政治格局

在后苏联国家中，卡里莫夫是位个性鲜明、特立独行的总统。虽说苏联解体使中亚国家转型面临的内外进程相似，但各国历史文化传统、资源禀赋、领导人个人因素等国情则存在较大差异，由此决定了各国奉行不同内政外交的逻辑基础。乌自独立以来一直坚守所谓的“乌兹别克斯坦模式”的独特发展道路。在经济转轨路径选择上，卡里莫夫并没像俄罗斯等国那样热衷于自由主义激进转轨方式——“休克疗法”，而是基于乌国情及历史文化传统，以温和渐进的方式逐渐向市场经济过渡，旨在“建立一个最大限度符合乌兹别克斯坦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以社会为导向的市场经济模式”^②。在内政方面，卡里莫夫始终将国家独立、主权完整及安全稳定置于其执政的首要地位。对于“三股势力”，卡里莫夫一贯采取严厉打击态度。由于担心外部伊斯兰极端分子及恐怖势力向乌渗透，乌

^① Дамир Сакенов, Казахстан и Узбекистан – вновь братья навек? <https://365info.kz/2017/03/kazakhstan-i-uzbekistan-vnov-bratya-navek/>

^② 万春生：《乌兹别克斯坦：政治经济改革的理论与实践》，载《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

采取诸如关闭边界、在与相邻国家边境布雷等手法来确保乌国安全。尽管卡里莫夫的铁腕统治使乌成为中亚地区成功抵挡伊斯兰极端势力扩张的国家,但乌也因此落得了“封闭国家”的形象。特别是在西方舆论界,乌曾被贴上“苏联东方橱窗”^①的标签。有学者称,卡里莫夫20多年独揽大权的统治使中亚人口最大国家变成了一个保留了苏联最坏模式的非封建式的封闭国家^②。此外,也有评论家认为卡里莫夫借助打击宗教极端势力来巩固自己的权威统治。在对外战略方面,巩固独立主权与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是乌外交追求的一贯目标。诚如乌前驻华大使埃尔加舍夫所言,“维护中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乌兹别克斯坦对外政策的基础”^③。那么,卡里莫夫究竟奉行何种对外政策,学界众说纷纭。“中立政策”、“孤立主义”、“防御性自力更生”、“自守、自主”是学者们对卡里莫夫外交政策特征的集中概括与描述^④。提及卡里莫夫时代乌外交政策,孤立、封闭、保守是国际舆论界使用频度较高的词语。

基于卡里莫夫时代乌内政外交的综合考量,在中亚地缘政治格局中,无论是对待外来大国的态度,还是处理与地区邻国的关系,乌的表现与处事风格都明显地不同于中亚其他国家,这很大程度上与其对外政策高度契合。乌与中亚地缘政治关系主要体现在与中亚区域外大国力量及区域内邻国之间相互关系两个层面。为限制外来大国干涉中亚地区事务,防止外来力量影响乌国家主权与执政独立性,卡里莫夫执政期间尽量避免与外来大国深入交往,反对加入任何带有军事政治性质的联盟,奉行与大国等距离的多元平衡外交政策^⑤。特别是在与中美俄等世界性大国交往时,卡里莫夫坚守“从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⑥的原则,不与任何大国走得过近,目的在于不愿对大国外来势力形成依赖。在乌2012年出台的对外政策纲领中,上述原则均有明确的阐述。

鉴于乌是中亚地理位置的中心及地区地缘政治的焦点,围绕边界领土与水资源等问题,乌与中亚邻国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其中尤以乌与吉塔两国的边界领土争端与水资源纠纷矛盾最为尖锐。在解决上述问题上,卡里莫夫一贯态度强

① Ахмед Сейидов, Какой Узбекистан оставил Каримов. <https://lenta.ru/articles/2016/09/03/heritage/>

② Литвинов Б. Узбекистан без Каримова. <http://1-boris.livejournal.com/2204441.html>

③ 埃尔加舍夫:《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独立十周年》,载《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6期。

④ 相关卡里莫夫外交特征,参见焦一强:《“继承”还是“决裂”?“后卡里莫夫时代”乌兹别克斯坦外交政策调整》,载《俄罗斯研究》2017年第3期。

⑤ 同上。

⑥ Дмитрий Михайличенко, Узбекистан Ислама Каримова и после него: вернуться в Евразию. <http://histrf.ru/biblioteka/book/uzbekistan-islama-karimova-i-posle-niego-v-ievraziu>

硬，采取威胁打压的手段，由此导致乌同邻国关系长期不和。为阻止塔修建罗贡水电站，卡里莫夫与拉赫蒙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发生争执，甚至出现过拳拳相向的局面。据相关媒体报道，2009年12月拉赫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言，他多次与卡里莫夫争吵，甚至有两次还打起架来，一次被纳扎尔巴耶夫拉开，另一次是被库奇马劝开^①。20世纪90年代中期因托克托古尔水库用水问题，乌吉险些发生军事冲突。为阻止恐怖分子窜入乌国，乌曾单方面在乌吉边界布雷，致使吉时常发生人员和畜生伤亡事件，因此引起吉强烈不满。乌哈关系虽然受边界和水资源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在地区大国地位的争夺以及咸海生态灾难问题的解决上同样存在较深矛盾，从而给两国关系蒙上阴影。乌与中亚邻国关系的紧张状况不仅使其在中亚长期陷入孤立状态，而且也导致乌对解决地区问题持消极态度。故此曾有学者称，“卡里莫夫在中亚邻国没有朋友”^②。显然，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历史遗留问题长时间得不到解决，很大程度上与卡里莫夫时代乌在中亚地缘政治格局中的态度和作用及其与中亚邻国的关系有着较高的相关性。

（二）卡里莫夫时代的乌哈合作关系

深入了解和认识卡里莫夫时代乌哈关系状况是研究“后卡里莫夫时代”乌哈合作及其意义的逻辑基础。正如2017年3月米尔济约耶夫总统首次访哈过程中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所言的那样，“我们两国的相互关系是由我和乌首任总统卡里莫夫所奠定的，希望我们能够相互帮助，本着兄弟友好的精神继续保持这一优良传统”^③。苏联解体后，中亚学界普遍认为，边界领土与水资源是影响中亚地区安全和地区国家彼此之间相互关系的两大核心问题。相比较而言，卡里莫夫时代乌哈两国在上述两大问题上的争端与矛盾远不及乌与其他中亚邻国那样尖锐。乌哈边界200公里，划界程序分两阶段进行。根据2001年11月16日乌哈两国总统签署的条约，第一阶段占两国边界总长96%的界线已经划定，仅留下4%个别地段的问题有待协商^④。在第二阶段，双方决定将根据利益协调与照顾的原

① Плюсы и минусы азиатск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сполинов. <https://rurik-l.livejournal.com/1632703.html>

② Смерть Ислама Каримова и будущее Узбекистана. <http://newsua.one/stati-analitika/smert-islama-karimova-i-budushee-uzbekistana.html>

③ Татьяна Казанцева, Отношен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выходят на новый уровень, <https://liter.kz/ru/articles/show/30488-otnosheniya-kazahstana-i-uzbekistana-vyhodyat-na-novyi-uroven>

④ Мирзохид Рахимов,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и Казахстана: основные тенденции. <https://camonitor.kz/22861-vzaimootnosheniya-uzbekistana-i-kazahstana-osnovnye-tendencii.html>

则,通过相互置换个别地段等方式逐步解决边界领土问题。在跨界河流水资源利用问题上,乌哈同属下游国家,有着相同的利益诉求,不存在上下游国家之间那样激烈的用水矛盾。在边界领土与水资源问题上没有尖锐的矛盾与冲突,为卡里莫夫时代的乌哈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总体而言,卡里莫夫时代乌哈两国关系是合作与竞争并存,在对地区重大问题的看法上既存在共识,也有分歧。但相对于中亚其他邻国,乌哈关系则要和谐得多。诚如有学者所言的那样,卡里莫夫基于多种原因与大多中亚邻国都发生过争执:与塔是因为水,与吉是由于边界,与土是因为或这或那的其他原因,而只有与哈是由于两国总统私人关系才搞好了国家关系,尽管存在所谓的角逐地区领导权因素,但双方官方都认定要坚持平等^①。卡里莫夫时代乌哈关系基本呈稳固发展态势,这离不开乌哈总统极力推进以及相关机制的保障。在独立后的 20 余年间,乌哈两国总统多次举行双边会晤,先后签署了涉及各合作领域的 170 多份文件作为巩固两国关系的条约基础,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 1998 年的《乌哈永久友好条约》以及 2013 年的《乌哈战略伙伴关系条约》^②。谈及乌哈关系,哈驻乌大使热克谢姆宾(Б. Жексембин)曾在哈独立纪念日招待会上指出,我们有许多共同点,地理使我们成为邻居,历史使我们成为兄弟,时代使我们成为战略盟友,经济使我们成为伙伴^③。毋庸置疑,正是卡里莫夫时代积极正向的乌哈关系才奠定了“后卡里莫夫时代”两国关系深化发展的良好开端与基础。

但也要看到,作为两个地区性大国,卡里莫夫时代乌哈关系并非亲密无间,同样存在诸多不和谐方面。首先是围绕地区大国地位和领导权的角逐问题。尽管对此中亚学界说法不一,但有观察家指出,乌哈两国领导人暗中争夺地区领导权已是世人皆知的秘密。更有学者认为,乌哈关系是中亚地区最具冲突和危险的因素,因为两国都在觊觎地区领袖地位,所幸只是由于纳扎尔巴耶夫和卡里莫夫两人相互尊重才使问题得以避免^④。尽管如此,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产生的中亚国家联盟思想还是因卡里莫夫和纳扎尔巴耶夫争夺地区领导者角色而破产,结果哈

① Бологов П. После Каримова: Что изменилось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http://www.centrasia.ru/newsA.php?st=1504647780>

② Мирзохид Рахимов,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и Казахстана: основные тенденции.

③ Римма Сабирджанова,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Узбекистаном и Казахстаном успешно развиваются. <http://www.gazeta-lady.uz/persony/posol-mira/otnosheniya-mezhdu-uzbekistanom-i-kazaxstanom-usheshno-razvivayutsya.html>

④ Петр Бологов, Сможет ли новый узбекский лидер снизить напряжение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http://carnegie.ru/commentary/64760>

总统转向了“欧亚主义”，乌领导人则走上了“自我封闭”的道路^①。独立后的乌哈两国竞争地区大国地位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每一个国家都在极力延长本国的历史并证明自己对其国家的继承性。塔什干曾公开提醒邻居，与乌有关联的帖木儿王朝建立的国家政权当年遍及中亚领土大部分地区；与此同时在哈媒体上常可读到哈萨克斯坦占据地区历史统治地位的相关消息^②。尽管乌哈之间不存在严重的领土争端，划界问题在官方层面基本得以解决，但不排除个别地段非官方层面出现的领土争议问题并引发冲突。例如，围绕着南哈萨克斯坦一些地区的领土争端在乌哈边境就曾发生过双方使用武器互射的不愉快事件^③。值得注意的是，民族问题也是影响乌哈关系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乌哈两国彼此都有大量的跨界民族存在，加之历史上两个民族就相互贬低，流行着“狡猾的萨尔特人”和“懒惰的哈萨克人”^④的各种说法，使得当今两国学者时常指责对方对自己同胞不恭。此外，发展理念与模式的差异同样是影响卡里莫夫时代乌哈关系的核心因素之一。哈是俄白哈关税同盟的积极倡导者，乌则反对加入欧亚经济联盟；哈积极参与集安组织，乌则对该组织关闭大门；阿斯塔纳对外政策的亲俄方向令乌高层感到愤怒，有着三分之一斯拉夫人的哈精英从未打算过支持卡里莫夫的反俄行为^⑤。总之，哈奉行自由开放的多元发展模式，乌则相对封闭保守，政策缺乏灵活性，这不仅影响到乌哈的经贸发展，而且也是影响两国领导人在地区发展与合作事务等重大政治问题上产生分歧的根源。

二 “后卡里莫夫时代”的乌哈合作

“后卡里莫夫时代”乌哈关系急剧升温，合作水平不断提高，达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新阶段，这无疑是米尔济约耶夫新政府外交政策调整及其实践结果的充分反映。2016年9月2日，中亚政坛强人卡里莫夫去世后，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乌未

① Казахстан – Узбекистан: что важнее – экономика или политика? <http://www.stanradar.com/news/full/24961-kazakhstan-uzbekistan-cto-vazhnee-ekonomika-ili-politika.html>

② Казахстан и Узбекистан: союзники или непримиримые противники в Азии. <https://ru.exrus.eu/Strategicheskoye-partnerstvo-Kazakhstana-i-Uzbekistana-id51dc60ac6ccc19b36d0058db/main>.

③ Там же.

④ Казахстан – Узбекистан: что важнее – экономика или политика? <http://www.stanradar.com/news/full/24961-kazakhstan-uzbekistan-cto-vazhnee-ekonomika-ili-politika.html>

⑤ Казахстан и Узбекистан: союзники или непримиримые противники в Азии. <https://ru.exrus.eu/Strategicheskoye-partnerstvo-Kazakhstana-i-Uzbekistana-id51dc60ac6ccc19b36d0058db/main>

来国家走向。时任总理米尔济约耶夫在被确定为代总统后，于 9 月 8 日在乌议会上下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就乌内政外交战略方向作出明确阐述。2017 年 2 月 7 日，乌颁布了《2017~2021 国家发展战略》，米尔济约耶夫明确指出乌外交优先发展方向是中亚地区，特别强调要打造以乌为核心的中亚睦邻友好与安全带。在此外交方针指导下，米尔济约耶夫开始了其积极有为的中亚外交实践活动。除与地区邻国领导人通话就有关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外，米尔济约耶夫还将其就任后的首访活动定格在中亚邻国，以表明其所许诺的中亚优先外交原则。在米尔济约耶夫的中亚外交中，哈占据着尤为重要的位置。

米尔济约耶夫上台后，国际舆论界尤其是俄罗斯及中亚普遍对其首访何国格外关切。曾有不少观察家猜测，米尔济约耶夫的首访将会选择哈萨克斯坦。结果是，米尔济约耶夫总统在 2017 年 3 月 6~7 日却将其继任后的首次国事访问放在了土库曼斯坦。乌新领导人首访选择中亚中立国是有其深刻意义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乌外交的风向标，表明乌既重视发展与中亚邻国的关系，也要继承卡里莫夫避免与外来大国过分亲近的外交原则。作为上任后的第二次国事访问，在访土时隔仅半个月的 2017 年 3 月 22~23 日，米尔济约耶夫选择在中亚地区突厥民族气氛最浓重的、象征着春天和新年开端的传统节日——“纳乌鲁兹”期间对哈进行正式国事访问，具有表明两国关系新开端的深远寓意。正如纳扎尔巴耶夫在欢迎米尔济约耶夫时所说的那样，“我以兄弟般的情谊衷心地欢迎您是因为，第一，这是您作为总统对哈第一次访问；第二，您的访问发生在我们共同的美好节日‘纳乌鲁兹’期间及乌哈外交关系确立 25 周年之际”^①。访哈期间，两国元首签署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乌哈战略合作及巩固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联合声明等 7 个重要文件，并就地区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中亚繁荣与稳定以及在乌哈边界设立专属自贸区等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取得广泛共识，与此同时两国企业家还在哈举办大型商务论坛，有 200 多家乌企业在论坛上展示了产品，并与哈企业签署了 92 项合作协议，涉及金额 10 亿美元^②。米尔济约耶夫上任后的首次访哈备受俄罗斯及中亚舆论界关注，被认为是乌哈“新一轮合作”、“两国关系新水平”以及乌哈关系回暖的象征。纳扎尔巴耶夫对乌总统访哈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指出，

① Отношен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выходят на новый уровень. https://liter.kz/ru/articles/show/30488-otnosheniya_kazahstana_i_uzbekistana_vyhodyat_na_novyi_uroven

② Визит президента Узбекистана Шавката Мирзиёева в Казахстан. <http://kazbei.org/themes/811-vizit-prezidenta-uzbekistana-shavkata-mirziyeva-v-kazakhstan.html?lang=ru>

乌哈在过去的仅五个月内双边贸易额就增加了 30%，这完全仰仗于乌新领导人所创造的贸易机会并排除了障碍。无论是领土边界，还是政治经济问题，乌哈之间目前不存在任何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坦诚得就像一张纯洁的白纸，希望用美好的事业来谱写它^①。而乌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则把他与哈总统的会谈描述为是历史性的，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迈向更高水平。

2017 年 9 月 16~17 日，作为对米尔济约耶夫总统上任后首次访哈的回访，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访问了塔什干，这是卡里莫夫之后哈总统对乌的首次国事访问。在会谈过程中，双方签署了 10 多项涉及乌哈各领域合作的重要文件。哈总统强调说，我们有共同的语言、文化与宗教，除了加强密切合作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乌总统则指出，这是我们的第六次会见，这是两个兄弟国家友好愿望的见证^②。访问期间，两国元首还讨论了石油能源、宇航工业等领域的合作问题，制定了水资源合作问题以及乌哈边境地区公路与过境设施现代化改造等方面的“路线图”，并希望能不断扩大两国的经贸潜能。米尔济约耶夫总统曾满怀信心地说，过去 8 个月内两国贸易额增加了 35%，超过 13 亿美元。我们力争到年底将这一数字扩大到 20 亿美元，将来有望突破 50 亿美元^③。当然，经济关系的日益发展必将会使乌哈政治关系得到更进一步的巩固与提升。

长期以来，中亚舆论界认为乌哈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领导人的个人关系。曾有学者指出，如果说卡里莫夫时代乌哈关系偏冷的话，那么伴随着米尔济约耶夫执政，乌哈关系的回暖便是两国总统个人关系反映在国家关系层面的充分证明^④。与此同时，乌哈日益增进的政治关系极大地促进了两国经贸关系与人文交流的快速的发展。自 2017 年 3 月米尔济约耶夫访哈以来，其一系列访问成果正在不断落到实处。例如，每周两次的塔什干至阿拉木图快速列车已经启运。在航运方面，除首都外，两国其他城市之间诸多航班即将通航。为了夯实两国关系，乌哈两国领导人十分看重共同历史文化根基的纽带作用，并商定 2018 年在

① Назарбаев: Между Узбекистаном и Казахстаном сегодня нет нерешенных проблем. <http://today.kz/news/kazakhstan/2017-03-23/738642-nazarbaev-mezhdu-uzbekistanom-i-kazakhstan-segodnya-net-nereshennyih-problem/>

② Назарбаев об Узбекистане: у нас нет другого пути кром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https://ru.sputniknews.kz/politics/20170916/3251981/nazarbaev-ob-uzbekistane-u-nas-net-drugogo-puti-krome-sotrudnichestva.html>

③ Назарбаев в Ташкенте: военное братство и космически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http://ru.sputniknews-uz.com/analytics/20170918/6334917/Mirzиеv-Nazarbaev-Uzbekistan-Kazakhstan-peregovory.html>

④ Казахстанско-узбекист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зависят от президентов. https://rus.azattyq.org/a/kazakhstan_uzbekistan_relations/28737599.html

哈举办“乌兹别克斯坦年”，2019 年在乌举办“哈萨克斯坦年”。显而易见，目前乌哈两国在各合作领域所呈现出的积极活跃的态势与卡里莫夫时代不可同日而语。

三 “后卡里莫夫时代” 乌哈合作对中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

国际关系的世界经验表明，无论是全球还是地区，大国关系的发展动向往往会产生外溢效应，从而对小国关系的改善具有拉动作用。卡里莫夫去世后，其继任者米尔济约耶夫总统对乌内政外交作出重大调整，特别是在对外战略方面把发展与中亚邻国关系作为优先方向，不仅改变了卡里莫夫时代乌“封闭保守”的国家形象，而且使得中亚地缘政治出现了新的动向与变化。“后卡里莫夫时代”中亚国家间关系明显改善与回暖、历史遗留问题着手解决、地区一体化呈现重启迹象，这对于中亚地缘政治格局未来走势必将产生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客观地讲，“后卡里莫夫时代”中亚地缘政治关系所发生的新变化，除乌积极有为中亚政策的影响作用外，很大程度上与地区大国乌哈关系急剧升温及两国积极的合作姿态高度关联。

（一）乌哈关系深化发展对于引领中亚国家关系改善与缓和具有一定示范效应

众所周知，影响一个地区政治格局变化态势的基本动因除区域外因素，如外来大国势力介入干涉外，最主要的还是区域内因素，特别是地区国家之间关系的好坏状况。如前所述，自苏联解体以来，中亚地区国家之间关系长期处于紧张不睦状态，尤以乌与周边邻国为甚。就一定意义上讲，这是导致中亚地缘政治格局长期呈现“碎片化”及其不稳定的结构性根源。

卡里莫夫之后，受乌积极活跃的中亚外交影响，地区国家之间关系被激活并出现了自苏联解体以来前所未有的缓和与改善，合作趋势明显加快。自从米尔济约耶夫总统上台执政以来，包括 2017 年 3 月对哈进行首次国事访问的短短半年时间内，两国总统曾先后六次会面，不仅使乌哈政治互信关系得以提升，而且受乌哈关系与合作的大国示范效应外溢影响，整个中亚地区国家关系朝着积极改善的方向发展。诚如哈议会下院国防安全与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阿申姆巴耶夫（М. Ашимбаев）在谈及乌哈及地区国家关系时所指出的那样，过去一年对我们

两国意义非凡，先是双边关系出现了发展的趋势，而地区多边关系的发展也为 90 年代不曾所见^①。除了乌与其四个周边邻国关系急剧改善外，地区其他国家之间关系也在日趋缓和并不断深化发展。特别是塔吉克斯坦与土库曼斯坦两国关系出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与转变。2017 年 11 月 2~3 日，塔土两国元首在杜尚别签署了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并决定杜尚别与阿什哈巴德缔结为友好城市，从而将塔土关系提升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新水平。吉哈关系虽因围绕吉总统大选发生过短时间低烈度对抗，但随即迅速恢复正常并不断向前迈进。吉塔关系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缓和，继 2014 年吉塔边境纠纷之后，吉农场主和生意人开始首次持官方特许的签证越过边境前往塔从事买卖活动。总之，受乌哈关系深入改善及两国密切合作态势积极有为的正向影响，中亚地区国家关系日趋活跃，在经贸往来、能源交通、运输线路等方面的合作不断加强，这对于整合与巩固中亚地缘政治关系、重塑与稳固地区地缘政治格局都将具有积极深远的意义。

（二）乌哈合作有利于促进中亚地区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

究其本质，影响中亚国家关系、地区一体化乃至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稳定的深层动因在于地区历史遗留问题，其中最为核心的两大根源就是边界领土与水资源。由于乌哈是决定中亚地区事务的两大地缘政治力量中心，在卡里莫夫时代，尽管哈本着积极协调解决的立场态度，希望乌能在解决地区问题上共同发挥作用，但终因两国国情差异及其领导人对地区事务的观点与看法存在差异，特别是因乌缺乏积极参与的兴趣，最终致使地区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基本停留在纸上。米尔济约耶夫总统上台后，锐意深化国内改革，积极改善与中亚邻国关系，极力塑造乌开放的对外形象，在国际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据 2018 年 1 月土耳其主流经济刊物《深度经济》政治评论家的评选结果，米尔济约耶夫总统被列入“对其所在国家和地区形势变化产生重大影响的世界十大影响力领袖人物”^②。以往卡里莫夫虽说也重视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关系，但更多的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米尔济约耶夫执政后，为了改变乌在中亚孤立的形象以便为国家寻求新的发展机遇，中亚被置于其对外战略的重心。鉴于哈位居地区影响力的中心地位，乌新总统十分注重与哈合作，希望借助哈的地区大国作用以促进地区历史遗留问题的解

^① Год без Каримова: взгляд из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Кыргызстана. <http://sayasat.org/articles/2019-godj-bez-karimova-vzgljadj-iz-kazahstana-i-kyrgyzstana>

^② Мирзиёев подал в список десяти лидеров, "меняющих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мир". <https://rus.azattyk.org/a/28959065.html>

决。因此，相关地区问题的解决也就成了乌哈两国领导人会谈的重大核心议题。

“后卡里莫夫时代”中亚地缘政治新变化源于乌新领导人的更换。与卡里莫夫不同，米尔济约耶夫执政风格具有较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卡里莫夫之后，乌哈在对待地区事务与问题上的立场态度与观点逐渐趋于一致。对此米尔济约耶夫总统在 2017 年 3 月对哈进行首次国事访问前曾对哈媒体说：“我们在地区与国际政治诸多问题上的观点一致，乌哈两国要感知到自己在总体上对地区事务及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责任。”^① 米尔济约耶夫上台后，把解决中亚地区历史遗留问题作为改善中亚国家关系的突破口，目前已取得显著成效。截至 2017 年，乌哈边界问题已基本解决，中亚地区其他国家之间领土边界问题的解决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2017 年 12 月 25 日，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与到访的吉总统热恩别科夫在阿斯塔纳签署了两国边界划界条约，结束了哈吉两国长达 1 200 多公里的边界划界工作。乌吉两国边界纠纷的解决更是突飞猛进，仅一年之内便划定了 1 170 公里的共同边界线^②。吉塔两国也打算根据阿拉木图宣言解决边界问题，并取得了一定进展。总之，长期困扰中亚国家关系的边界领土问题的解决目前正在取得积极的进展。除此之外，影响地区国家关系的另一历史遗留问题——水资源问题也在乌哈两国的推动下开启解决的大门。解决地区跨境水资源成为乌新政府地区外交的主要任务。乌哈总统反复强调，水资源是中亚共同财富。米尔济约耶夫总统则指出，地区的稳定与和谐以及几千万人的生活取决于公正合理地利用水资源^③。2017 年 9 月哈总统访乌时也表示，我们讨论了对我们而言非常复杂的水资源问题，我们现在、过去和将来都生活在两河流域，对于水问题我们已取得突破，这对整个中亚地区未来的发展将具有重大意义^④。目前，乌哈双方已就成立中亚地区领导人及商会联盟解决包括水资源在内的地区问题以及加速治理咸海危机等问题取得广泛共识。如果地区历史遗留问题能得以不断解决，必然会使中亚未来地缘政治格局将朝着更加稳固与和谐的方向发展。

① "Открыты как чистый лист". К итогам визита президента Мирзиёева в Казахстан. <http://inozpress.kg/news/view/id/50948>

② Узбекистан и Кыргызстан демаркировали 1170 километров границы за год. <http://ru.sputnik-tj.com/asia/20170904/1023244628/uzbekistan-kyrgyzstan-demarkirovali-granitsy.html>

③ Отношен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выходят на новый уровень. https://liter.kz/ru/articles/show/30488-otnosheniya_kazhastana_i_uzbekistana_vyhodyat_na_novyi_uroven

④ Назарбаев в Ташкенте: военное братство и космически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http://ru.sputniknews-uz.com/analytics/20170918/6334917/Mirzиеv-Nazarbaev-Uzbekistan-Kazakhstan-peregovory.html>

（三）乌哈合作是助推中亚地区一体化重启的重要动力

“后卡里莫夫时代”中亚地缘政治变化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地区一体化出现重启迹象，这无疑是乌哈合作水平提升推动的结果。中亚一体化由来已久。早在苏联解体后的 20 世纪 90 年代，因历史形成的传统纽带联系被割裂，为了互利发展，在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倡议下中亚国家启动了一体化进程，并组建中亚联盟（后改为中亚合作组织），但终因地区国家利益诉求差异以及在历史遗留问题上的矛盾与纷争引发地区国家关系不和，特别是因乌哈总统对待一体化理念不同以及乌缺乏积极参与精神，最终致使地区一体化夭折，进入 21 世纪后逐渐被俄罗斯主导的欧亚一体化所取代。

客观而论，中亚一体化取决于乌哈关系的状况及两国合作的质量。米尔济约耶夫总统上任后，乌内政外交发生巨大变化，地区一体化再度成为乌新政府对外战略议事日程的一项重大内容，同时也为哈积极倡导的一体化创造了发展的契机。显而易见，乌哈不断提升的良好合作关系无疑是推动地区一体化重启的动力源泉。而且随着地区国家关系日益缓和及地区历史遗留问题不断解决等障碍因素的消除，在世界经济下行压力的背景下，地区国家充分认识到通过合作达到互利共赢的重要性，加强合作的积极性很高。正如米尔济约耶夫所指出的那样，交通运输和能源等任何地区重大项目的实施离开地区国家的积极互动及高度的一体化水平将是不可能的^①。不同于卡里莫夫，米尔济约耶夫总统执政后对地区一体化表现出积极主动的兴趣，并极力通过与哈加强合作来推动一体化进程重启。当然，这也是哈总统的愿望。对此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С. 库什库姆巴耶夫（С. Кушкумбаев）曾指出，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中亚战略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即哈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时间里，在与中亚国家关系中仅仅把合作与一体化目标置于首位，面对 20 世纪 90 年代中亚国家独立后出现的诸如边界、水资源、能源综合体等充满责备的复杂问题，哈一直持妥协立场，并提出合作的模式。哈对外政策的基础就在于为复杂的国际关系问题寻求折中妥协的结局，最终哈领导人的思想与倡议在今天得到了中亚国家领导人高度评价^②。2017 年 3 月，乌总统对哈进行首次国事访问的过程中，地区一体化成为两国元

^① Узбекистан и Казахстан сильнее, когда они вместе. <https://anhor.uz/society/uzbekistan-i-kazahstan-silynee-kogda-oni-vmeste>

^② Мараг Елемесов, Нурсултан Назарбаев осуществил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визит в Узбекистан. <https://liter.kz/ru/articles/show/36921-nursultan-nazarbaev-osushestvil-gosudarstvennyi-vizit-v-uzbekistan>

首会谈的重要内容，中亚联盟再度被提上议事日程。对于乌总统首次访哈，俄罗斯政治学家 A. 舒斯托夫 (A. Шустов) 认为，米尔济约耶夫与纳扎尔巴耶夫联合在一起，将有可能复兴中亚联盟的思想。塔什干和阿斯塔纳关系中的这种变化从未有过^①。而在乌学者 A. 哈米多夫 (A. Хамидов) 看来，米尔济约耶夫是因为希望突厥团结和地区合作才选择哈萨克斯坦，未来他会追求与地区国家一体化，而避免类似欧亚经济联盟这样的地缘政治项目^②。目前，中亚地区合作态势积极而活跃。2017 年 11 月 10 日，题为“中亚：展望过去，放眼未来，为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而合作”的国际会议在乌第二大城市撒马尔罕举行。米尔济约耶夫总统到会并倡议成立中亚各区域领导人及商会协会。总之，在乌哈两国的积极推动下，中亚一体化出现明显重启迹象，未来如何发展，尚需进一步观察。

结 语

苏联解体后，中亚由历史幕后走向国际社会前台，其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与走向始终是国际社会各有关大国高度关注的对象。卡里莫夫时代，鉴于乌奉行特立独行的内外政策，就区域内视角来看，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异常沉闷且呈现出“碎片化”状态。如前所述，中亚地缘政治与地区合作取决于乌哈两个大国。相对于哈的自由开放，乌则显得封闭保守，因而就一定程度而言，乌既是地区问题解决与合作的障碍因素，同时也是促进与推动因素。

“后卡里莫夫时代”中亚地缘政治新变化的深层动因在于乌新政府的内政外交改革以及乌新总统不同于前任的执政风格。更重要的是，米尔济约耶夫和纳扎尔巴耶夫两位总统对待地区事务的合作理念高度契合，两国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这对于促进中亚国家关系回暖、地区一体化重启乃至地区地缘政治格局重组无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当然，中亚地缘政治变化对中国在中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同样具有十分重大的积极影响。中亚是“一带”走出国门的境外第一段关键节点地区。据阿斯塔纳俱乐部报告，几乎“一带”所有分支都由中亚展开和延伸。中亚地区国家关系和睦、合作顺畅、政治格局稳定，这是

^① Как Мирзиёев Москву на Астану променял. <http://www.stanradar.com/news/full/24220-kak-mirziyev-moskvu-na-astanu-promenjal-.html>

^② Там же.

对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最为有利的周边外部环境。此外，中亚国家合作水平的提升及地区经济状况的改善，也会对其参与“一带一路”的能力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后卡里莫夫时代”中亚地缘政治变化才刚刚开始，尚处于重塑之中，仍然面临着一定风险与挑战。首先，乌虽然在卡里莫夫之后顺利实现了政权平稳过渡，但独立后二十多年形成的政治生态环境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米尔济约耶夫既要继承卡里莫夫的政治与外交遗产以维持其执政的合法性，又要顺应时势为国家寻求发展机遇与动力，在此张力下乌未来走向如何仍待进一步观察。其次，尽管乌哈目前合作态势良好，但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特别是乌新政府开始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乌经济实力日渐强大将会对哈的地区经济大国地位构成严峻挑战，久之将会对两国关系造成不利影响。最后，中亚历史上是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加之外来帝国征服，没有形成地区认同，“碎片化”程度严重，特别是独立后因国家利益分歧及历史遗留问题的矛盾纷争，彼此之间互信度低，这些都将是影响地区地缘政治发展及一体化的潜在负面因素。尽管中亚地缘政治形势目前正朝着积极利好的方向发展，但因受诸多因素影响，其未来走势与发展前景仍具有极大不确定性，对此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与观察。

（责任编辑 陆齐华）